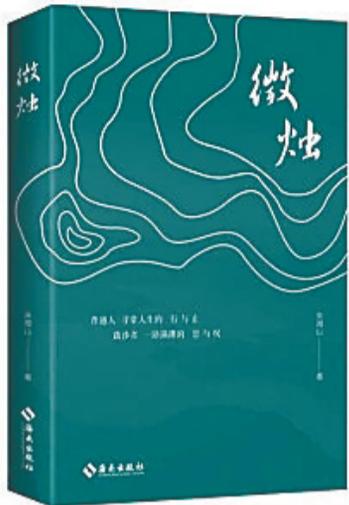


百味书斋 阮忠

苦吟生活与历史碎片



《微烛》书影。资料图

我曾读过朱湘山的第一部散文集《穿越苍凉》，他的散文走的是文化散文的路数，这部散文集也是如此。那时他退休未久，人生的苍凉成为过去。而这部散文集取名“微烛”，出自北宋秦观《拟题织锦图》的“微烛窥人悉断肠，机翻云锦妙成章”，原诗的苦苦相思被他撇开，只取“微烛”，暗喻自己散文记录的是普通人寻常行止以及他跋涉的漫漫长途，山重水复，花明柳暗，所见所闻所感化成“微光浅悟”，自称“愿它的微弱亮光能闪烁于尘世的夜间”（《后记》）。这话对纷繁复杂的尘世充满了温情。

倾情为普通人放歌。我很理解朱湘山的普通人情结，他始终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人，在退休之后回归文学的路上，以散文纪行、怀旧，与普通人产生情感的共鸣。这本身是他晚年的生活，故自觉地把一些普通人呈现在读者面前。集中的《金檀槽》讲的是文昌渔民老吴相当平淡无奇的故事，老吴是一个渔民，他的父亲及祖辈都是渔民，海上并非没有风浪，曾经渔船险遭倾覆，九死一生，有幸化险为夷。这样惊险的情节被作者轻轻带过，只让老吴轻声表白，“船跟人久了，有了灵性和默契”，风险也就没了。

老吴的质朴善良让朱湘山将自己所欲言的话，化成了下面这段文字：“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。”那是逝去岁月的艰辛记忆，也是渔耕文化的历史回声，更是勇立潮头的呼唤。风吹过，海浪连天涌，渔光照流年。”这说得极富诗意，昭示的是平凡生活，他上升到渔耕文化，内涵是老吴在大海上打鱼的各种场景、海的风浪以及打鱼的成功失败，渔耕文化正是由此构成的。

朱湘山为普通人放歌中还有他的亲人。《八千里长路》诉说和岳父岳母的故事，他没有让岳父岳母的故事如溪水汨汨流淌。朱湘山只说他携妻儿看望岳父岳母走过的路：从海南到武汉，从武汉到钟祥，从钟祥到荆门，“仅一年下来已是八千里云路迢迢了”。《八千里长路》是从这儿来的。可以想象八千里长路的旅途辛劳，但没有叹息和抱怨，他说：“许多琐屑悲凉的生活里外，许多浮华可笑的人生背后，许多迷茫动荡的旅途之程，如果去细细询察，就会发现里面深深隐藏着真诚的渴盼、顽强的热爱和丰厚的情感。”这话我是信的，人生往往这样，八千里长路再长也没有情长，八千里长路终有尽头，然人

的情感即使走过了现实，还会在人的记忆与怀念中永远没有尽头。

沉静婉转的诗意怀想。朱湘山很善于为他的散文命名，我喜欢。因为我一向主张在文章命名上应下足功夫，文章之名是文章的灵魂，也是文章的广告词，你想以文动人吗？请给它一个好的名字，否则读者凭什么一定要进入你文章的世界？朱湘山也许怀有我一样的想法，所以他《微烛》里的文章名都很含蓄唯美。《在河之洲》就是如此。

朱湘山散文的诗意怀想与他引用了大量的古诗词相关，他让古诗词彰显自己散文的文化氛围与格调，甚至以诗构成散文的旋律，如《阳关道》的《渭城曲》，《金陵之书》的《乌衣巷》，《曾是惊鸿照影来》的《钗头凤》，历史的回响总是那么深沉，那么婉转。

可用彩笔重绘的图画质感。朱湘山散文语言的表达，很有图画的质感。以语言作画，这一点前人在评价庄子《齐物论》天籁、地籁、人籁时，说他笔端能画风。后来人们又说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亦是笔端画风，把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事物，用语言描绘出来。朱湘山《金陵之书》这篇散文直接道出所写的对象是一幅画。他先说：“金陵是一部书，一部波澜壮阔的大书，一部卷帙浩繁的旧书，一部烟雨迷蒙的史书，一部7000年风雨浸润的天下奇书。”

这样如画的片段在朱湘山的散文中俯拾皆是。诗中有画是一种风格，也是一种境界。文中有画，同样是一种风格，一种境界，这样的画是可以彩笔重绘的。

朱湘山在《微烛》后记里说：“岁月的风霜已经染白鬓发，文思少有泉涌如潮，手中之笔业已不再轻捷如初，有时为了一段文字，一个标题，也曾苦思冥想，夜不能寐。”他这样“苦吟”般地写着自己的散文，在不断地行走与沉思中，拾起历史的、现实的生活碎片，把它们化为优美的文辞，展示自我的人生长路以及因历史产生的沉思。

市井烟火 蔡小平

心安吾乡

“今年中秋我们全家回老家过。”这是父亲第五次提醒我了。年纪越大，父亲越是敢于回忆，退休后唯一的大事就是重建祖屋，祖屋建成了就一个劲地往老家跑，最后干脆住在乡下，不愿意进城了。

自从1976年我跟随父母进城读书、工作之后，就极少回家乡。一是实在忙，其次是没有了直系亲人且房子破败不堪，看着十分伤心。父亲退休后与我争执最多的就是祖屋是否重建，他多次表达了想回乡下静养晚年的愿望，但我担心，一家人分隔两地，且路途遥远，照顾起来很不方便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却鞭长莫及。可父亲固执地坚持，母亲也做起我的工作来：“我知道你心疼我们，人老了总会怀念家乡，既然你爸喜欢，就随他吧。”后来想想，我的愿望不就是让他们过得愉快幸福吗，顺从他的心愿，免得纠缠生闷气。于是，祖屋就重建起来了。

我的家乡东、南、西都被万泉河环抱，北边面向将近万亩的大田洋。后来一场超强台风把村里所有的房子夷为平地。台风是夜里登陆的，幸好全村老小及时转移到生产队的晒谷场上，才避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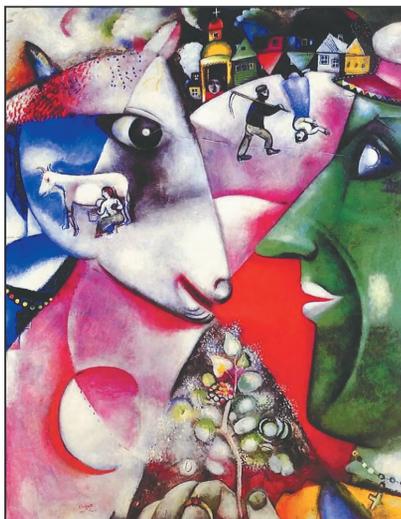
人员伤亡。

我的叔公是村小学的校长，是村里唯一一个有文化的人，大家都视他为顶梁柱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他站了出来：“乡亲们，大家不要害怕，台风虽然摧毁了我们的家园，但是我们还活着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，我们一定可以重建家园。这次台风既是坏事，也是好事，它给了我们一个教训，我们居住的地方台风多，雨水多，而我们的四周空旷无边，了无遮拦，今天的情形那是迟早的事。我们要一边重建家园，一边保护家园，要在四周种上树木花草，把村子包围起来，大家说，种什么好呢？”谁都不知道种什么植物能够挡得住这样的台风，大家拿不出主意，目光都投向了叔公。“这样吧，古人说，宁可吃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东坡公说的是品位，我们要为自己考虑。我们就种竹子吧。竹子投资小，周期短，易生长，韧性大。关键的是它能够维持我们的生计。种笋竹除了自己食用，多余的可以拿去卖；种石竹可以给工程队搭棚；种白粉竹可以编织小农具。这样我们至少不会饿死。”叔公讲得头头是道，大家信任他，佩服他，他把自己微薄的工资捐了出来，在他的指挥下，我们把竹子种满了四周。

可惜的是，叔公没等他的愿望开花结果就去世了，他留给我们的财富却一辈子都享用不完。如同叔公所说，竹子不但养活了村里的大小小，还让我的村子成了著名的竹村。远远看去，竹影婆娑，青翠欲滴，村子淹没在竹海里，有风吹来，似隐似现，傍晚，炊烟袅袅，在竹子顶端盘旋，简直就是一幅水墨画。当春雨潇潇的时候，竹笋你追我赶地悄悄探出头来，这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啦；夏天，外面骄阳似火，竹荫下却凉爽舒适，挂起网兜悠闲地摇来荡去，听着竹叶“沙沙沙沙”的响声，好像是在欣赏一首美妙的乐曲；秋天，能工巧匠们拿出他们得意的竹艺作品展向世人；冬天来了，竹林挡住了寒冷的北风，村子里暖融融的舒服极了。两年前，村里在政府的帮助下修起了旅游漫道。行走在这天然的氧吧中，风清气爽，心旷神怡……

我回到家乡啦！家乡的亲人还是那样朴实亲切，热情真诚。聊起家常，满满的喜悦。谁谁谁种了几十亩莲雾，谁谁谁当了鸭司令，谁谁谁的农家乐火得不得了，谁谁谁家的孩子会读书……虽然都是鸡毛蒜皮、家长里短的事，我却觉得真实而温馨。

发小们也都围了过来。有的拿来了自己腌制的酸笋，有的捉来了万泉河鲤鱼，设酒杀鸡，回想当年，孩童时的顽皮和乐趣全都活了起来。



《我与我的村庄》(油画) 马克·夏加尔 作

文化评弹 康可可

进入叙事的深处



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剧照。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

近日，由中央芭蕾舞团打造的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在省歌舞剧院开启60周年纪念巡演的第一站，一票难求。

这是一个充满深情的夜晚，当熟悉的旋律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响起，剧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；接下来的《红色娘子军军歌》，更是带动了全场观众跟唱，大家打着节拍为舞台上的娘子军们加油鼓劲；而剧终时，演员们无数次的谢幕则表明了该剧与海南的血脉相连。

对于中老年观众而言，再次观看《红色娘子军》，“仿佛有种穿越时空隧道的感觉”，68岁的海南大学美术系陈教授说：“第一次观看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时，我才13岁，时隔五十五年，再遇《红色娘子军》，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年，一切都变了，又仿佛一切没有变！”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深深地浸润着这一代人。他们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，无论经历了多少生活的磨炼和风雨，都能从剧中汲取力量，坚定信心。一个时代的人真诚地生活在一个时代的美学当中，彼时的文艺作品直接而热忱，彼时的文艺作品依然打动了此时观众的心灵。时代变了，追求真善美的信念没有变！在六十年后的今天，老年姐妹依然可以手牵手一起看剧，追忆青春。

如果说老年朋友们观剧时是在回顾自己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经历，那么儿童们的观剧感受则让我们欣慰，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，因为祖国强盛的保障，红色基因在这里已经有了很好的传承。笔者在中场休息时，随机采访了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，她最喜欢的舞段是红军根据地欢迎吴琼花的那一段，因为“人多很热闹，服装也很漂亮，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”。另外一个小学生则喜欢娘子军女兵连长递给琼花步枪的情节，因为“有传承的感觉”。

孩子口中的热闹、大家庭的温暖，来自强大祖国所给予的安全感，这是当代青少年不同于老一代的地方。国弱民穷的祖国只存在于他们的课本中，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可以让他们进一步了解祖国的强盛不是他人的恩赐，而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。

而在年轻人的眼中，这部舞剧如同一幅木刻版画，色彩鲜明、充满力量、冲突十足。来自海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说，“最重要的是，它信仰讲述的东西，它的真诚和纯粹能够做到——不论形式还是内容，都能感染各个年龄阶层的观众，让观众们不仅知道这是在讲什么，更从情感上为之动容。”

舞蹈的本质属性是抒情，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对比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，舞蹈所运用的是肢体语言，更为直观，抒情也更加直接。很多精彩场景，比如万泉河送红军片段，如果只是语言和情境的表达，很难迅速在观众中引起共鸣，但是舞蹈和音乐可以快速激发共鸣，把人带到叙事的最深处。这就是舞蹈和音乐所能带来的，语言和文字所不及的感受。